



# 昆虫记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 [法] 法布尔◎著 陈志超◎译 ——





# 昆虫记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法] 法布尔◎著 陈志超◎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虫记 / (法) 法布尔著; 陈志超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077 - 1

I. ①昆… II. ①法… ②陈… III. ①昆虫学—普及  
读物 IV. ①Q96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5378 号

## 昆虫记

---

著 者 (法) 法布尔  
译 者 陈志超  
责任编辑 马明仁  
责任校对 郭浩亮  
封面设计 新吉乐夫  
封面插画 严文胜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sup>1</sup>/<sub>16</sub> 印张 16 字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7928 定价 26.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 目 录

|                   |     |
|-------------------|-----|
| 荒石园 .....         | 1   |
| 毛刺砂泥蜂 .....       | 7   |
| 隧蜂 .....          | 16  |
| 隧蜂门卫 .....        | 23  |
| 圣甲虫的爱好 .....      | 30  |
| 圣甲虫的造型术 .....     | 42  |
| 西班牙蜣螂 .....       | 51  |
| 南美潘帕斯草原的食粪虫 ..... | 59  |
| 粪金龟的贡献 .....      | 67  |
| 朗格多克蝎的生活 .....    | 73  |
| 原始的老象虫 .....      | 85  |
| 巨毒凶猛的朗格多克蝎 .....  | 95  |
| 圣甲虫的造型术 .....     | 108 |
| 胆小而尽职的米诺多蒂菲 ..... | 114 |
| 美丽的小阔条纹蝶 .....    | 123 |
| 小魔鬼似的蟋蟀 .....     | 133 |
| 蝉动与蝉洞 .....       | 139 |
| 蝉和蚂蚁赞歌 .....      | 147 |
| 蝉和蚂蚁的寓言 .....     | 152 |

|                  |     |
|------------------|-----|
| 七月的绿蚱蜢 .....     | 158 |
| 五月的豌豆象 .....     | 163 |
| 灰蝗虫的故事 .....     | 178 |
| 欧洲大孔雀蝶 .....     | 187 |
| 金步甲的婚姻 .....     | 202 |
| 奇特的菜豆象 .....     | 208 |
| 爱唱歌儿的意大利蟋蟀 ..... | 220 |
| 奇怪的象态橡栗象 .....   | 228 |
| 猎食的螳螂 .....      | 241 |

## 荒石园

一片面积不大、整日被阳光暴晒、长满荒草的空地是我所情有独钟的地方。它原本是一块被人们抛弃的荒地，除了蓝色矢车菊和其他菊属菊科植物，几乎不能生长农田作物。然而这里正是昆虫的乐园。我把它买了下来，四周围上围墙，这样，就不会有人随意进出干扰我的观察活动。我可以尽情地安排我的观察实验，与土蜂和砂泥蜂倾心投入地进行交谈。是的，这正是我的梦想。一个我从未奢望能够实现，而今却变成现实的一个梦想。

对于一个不时要为生活琐事甚至一日三餐劳心费神的人来说，想要在野外建立一个观察试验室，何其不易！近四十年来我一直胸怀这个心愿，虽然穷困潦倒，困难重重，但我总算拥有了这么一片令我朝思暮想的私人领地。尽管条件不甚理想，但这仍然是我不懈奋斗的成果。但愿我能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与我的小精灵们相处。

看来一定是有些迟了，我真担心，我可爱的昆虫精灵们不愿亲近我！我很怕手里终于有了一个甜美的桃子时，却已经没有牙齿来咬动它。

是有点迟了。因为那原本开阔敞亮无遮拦的视野，现今已经变得十分局促。很多东西都已失去，种种不幸的遭遇使我心力交瘁，我甚至怀疑自己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

然而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遗憾，就连那已经逝去的二十年的光阴。

纵然身陷废墟当中，但我心中有一堵石墙仍然屹立，那就是我胸中燃烧着的追求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啊，我亲爱的膜翅科昆虫，我到底有没有资格为你们的故事增添几页恰如其分的描述呢？我能不能做到呢？把你们遗忘了那么久，我的朋友们，你们会因此而责怪我吗？啊，我并不是有

意冷落你们，也不是因为我的懒惰。我无时无刻不想念着你们，关心着你们，我相信节腹泥蜂的洞穴还有很多引人入胜的秘密有待我们去揭开，也觉得穴蜂的猎食行为还有大量令人惊异的细节等待我们去发现。然而我必须承认，我缺少的恰恰是时间。在与命运的搏斗中，我已用上了几乎全部的心力。毕竟，在追求真理之前，要先把肚子填饱。请告诉它们吧，无论在你们这里，还是它们那里，我都应该能够得到原谅。

一直有人指责我的作品语气不当，缺乏严肃性。说白了，就是没有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学究词汇。他们总觉得如果一篇文章不故作深沉，就无法表现真理。如果我按照他们的方式和你们讲话，估计你们马上就会对我敬而远之。你们这些长着翅膀、带着螫刺、身穿护甲的各科昆虫们，你们都来吧，都来这里为我辩护。请你们跟他们说说我在观察你们的时候是多么耐心细致，与你们相处时是多么其乐融融，记录你们行为的时候是多么一丝不苟。你们一定会众口一词，证明我的作品的严谨性和真实性，我的表述既没有增加什么，也从不曾妄自减少什么。谁愿意去问就去问好了，他们都将得到同样的答案。

最后，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势单力微，不足以令那些满口经纶的先生们信服，那么就由我站出来，告诉他们一些他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你们把昆虫们杀死做各种实验，而我研究的是活的生命体；你们把它们制成冰冷恐怖的标本，而我却让人们感受它们的鲜活可爱；你们在解剖室和碎尸间研究，我却在蓝天下边听蝉鸣边观察；你们把细胞和原生质分离，做化学实验，我却在它们生命的巅峰期研究它们的本能；你们探索死亡，而我探索生命。我还要说清楚的一点就是：一颗老鼠屎弄坏一锅汤。博物学原本是年轻人乐于从事的天然学问，然而却被所谓的细胞研究的进步分割得面目全非，可厌可憎。我究竟是为了哪些人写作？我当然是为了那些有志于从事该方面研究的人士写作，但更重要的是，我为年轻人写作。我要把被你们弄得面目全非、令人生厌的博物学重新变得让他们易于接受和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尽量保持作品的真实性和严谨性的基础上，避免你们那种令人生厌的文体。”

我现在并不想纠缠这些事。我要说的是我的计划中被期待已久的这块地。这一片我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找到的空地，我想要把它建成一

座昆虫学的观察实验基地。这片土地被当地人叫做：“阿尔玛斯”，意思是“只长百里香植物的多荒石的贫瘠土地”。我的这座荒石园几乎没办法耕作，不过如果花费工夫耕耘，还是可以长出东西的，但这样实在不值得。到了春天，如果碰巧下点雨，这里也会长出一些青草，吸引牧羊人赶来他们的羊群。

荒石园里有一些掺着石子的红土，据说曾经被人耕种过，长过一些葡萄。然而，这里原来的植物已经被人挖掉，现在已经没有了百里香和其他任何矮树丛。我感到十分痛惜，因为那些植物对我或许更为有用：它们可以为我养育很多昆虫。所以我不得已又把它们重新种植起来。

现在这里重新长满了各种杂草。数量最多的是犬齿草，这是所有庄稼人深恶痛绝的一种草，极难根除；数量排第二的是各种矢车菊，尤其是长满了橙黄色花朵的那种，棵棵都披满尖刺和星形戟。比它们长得高的是伊里亚大翅蓟，它那耸然直立的枝干，有时高达六尺，而且末梢还长着大大的粉红球样的花朵和小刺，想要采集它们的人无处下手。在它们当中，还有一些穗形的矢车菊，长了好长一排钩子。（假使你不穿上高筒皮靴，就来到有这么多刺的草丛里，你就要完蛋了。）只要土壤里还留有足够的水分，这些植物便会毫不吝惜地展示它们蓬勃的生命活力。但是当干旱的夏季到来时，这里就会变成一片荒芜的景象，到处是枯枝败叶，一把火就可以把它们烧个精光。

这就是我四十年来拼命奋斗得来的乐园。打从它出现在我的计划书中的那一天起，我就把它当作我与昆虫们的伊甸园。从现实情况来看，我的这个目标将会很完美地实现。

我的这个稀奇而又冷清的王国用“伊甸园”这个词来称呼或许并不准确，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在这里撒上一把萝卜籽。然而这里却是无数蜜蜂和黄蜂的乐园。这里蓬勃生长的蓟和矢车菊把周围的膜翅目昆虫都招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这么多的昆虫。这一行当的各种成员都以这块地为中心汇聚起来。这儿有充当猎手的猎蜂，有充当工程师的筑巢蜂，有充当泥水匠的涂泥蜂，还有充当纺织工人的编织蜂，甚至连充当家具制造者的切叶蜂和负责开凿隧道的矿工蜂都来了……总之，各种职能的蜂种全都汇集了。



哦，快看这个是什么？原来是只黄斑蜂。它正剥下开有黄花的矢车菊的网状叶梗，把它们推集成一个大绒球，准备带回去用它储藏蜜和卵。

那儿还有一群切叶蜂，它们的腹部带着黑的、白的或者红的花粉刷，打算到邻近的小树丛中，把叶子切割成圆形的小片，用来包裹它们的蜜和卵。

另外这一群穿着黑色丝绒衣的家伙是谁？啊，原来它们是砂泥蜂。它们负责混合水泥与铺制沙石的工作，在我的荒石园里很容易在石头上发现它们工作用的工具。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几只壁蜂。一只正把巢藏在空蜗牛壳的旋梯里，另一只正要把它的幼虫安置在干燥的覆盆子的木髓里，第三只则在利用干芦苇的茎秆做它的窝，至于第四只，则直接住进了砂泥蜂留下的空巢里，连租金都用不着付。大头蜂和长须蜂也来了。还有毛足蜂，它们的后足长有一双巨大的毛刷，用来采集花粉。种类繁多的土蜂嗡嗡地飞着，间或还可以发现几只肚子纤细的隧蜂。然而我决定对这一切不再过多赘述。要是我继续说下去，我可能要搬出整个采蜜类昆虫的族谱。

我曾经向一位住在波尔多的昆虫学家请教我捕捉到的各种昆虫的名字，这位大名鼎鼎的人士就是佩雷教授。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秘诀，以至于能抓到那么多稀有的昆虫。然而我并不是热忱的捕虫专家，我的所有昆虫都是从我长着大蓟和矢车菊的乐园里找到的。我更喜欢观察活动着的昆虫们，而不是被大头针钉在盒子里的昆虫标本。

环绕着我的荒石园的围墙建好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园墙下到处都是泥水匠留下的成堆的石子和细沙。这些材料一下子便被园子里的各种住户利用起来了。砂泥蜂选择石头的缝隙用来做它们的宿舍，长相凶悍的蜥蜴挑选了一个洞穴，潜伏在那里等待路过的蜉蝣，黑耳朵的鹌鹑穿着白黑相间的衣裳，像是一位长衣修士，端坐在石头顶上高唱它的田园叙事小调。至于那些藏有天蓝色鸟蛋的鸟巢，会在石堆的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呢？后来石头被农民搬走了，那些在石头里面生活的小黑衣修士自然也一起消失了。我对这些可爱的小邻居的离开感到十分惋惜，但对那个凶悍的蜥蜴，则没有丝毫的惋惜之情。

在沙土堆里，还隐藏了掘地蜂和猎蜂的群落。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可

怜的小东西后来无情地被建筑工人给驱逐走了。但是仍然还有一些猎户们留了下来，它们成天忙忙碌碌，寻找小毛虫。还有一种长得很大的黄色蛛蜂，竟然胆大包天地敢去捕捉毒蜘蛛。在荒石园的泥土里，有许多相当厉害的蜘蛛居住着，没有人敢去轻易招惹它们。当然，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强悍勇猛的蚂蚁军团，在炎热的夏日午后，它们时常派遣出一个兵营的力量，排着长长的队伍，四处出征，去猎取比它们强大好几倍的奴隶。这里还有懒洋洋飞舞着的土蜂，它们被草丛中的金龟子和独角仙的幼虫吸引着，要伺机捕猎。

此外，在屋子附近的树林里面，住满了各种鸟雀。它们之中有在丁香丛中筑巢的黄莺，有在荫凉的柏树枝桠间休憩的翠鸟，还有忙着运送碎草和布片到屋檐底下的麻雀，甚至还有惯于在晚上出猎的猫头鹰。房屋前面有一个小池塘，里面住满了青蛙。每当五月到来的时候，它们就组成震耳欲聋的乐队。在池塘边的居民中，最勇敢的要数黄蜂了，它竟成功阻止了地霸霸占我们的屋子。在屋子的门栏上，还居住着白腰蜂。每次我要走进屋子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不然就会踩到它们，破坏了它们开矿的工作。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捕捉蝗虫的高手了。在关闭的窗户里，砂泥蜂在软沙石的墙上建筑土巢。窗户木框上一不小心留下的小孔，被它们利用来做出口。在百叶窗的边线上，几只迷了路的切叶蜂筑起了蜂巢，还有一只黑胡蜂在半开的百叶窗内侧筑了一个圆形的蜂巢。每到午饭的时候，一些黄蜂就会翩然来访，它们的目的，当然是想看看餐桌上我的葡萄成熟了没有。

当然，以上列举的昆虫不过是我所见到的一部分，它们全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从前和现在所熟识的朋友们。它们住在这里，打猎建巢，养活它们的家族。而且，假如我打算转换一下观察的处所，走不多远便是一座山，到处都是野草莓树、岩蔷薇和石楠植物，黄蜂与蜜蜂都喜欢聚集在那里。

这就是我离开城市投身乡村的原因，这里可以让我找到巨大的财富。这下你们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要到赛里昂定居，为我的萝卜除杂草，并细心灌溉我的莴苣了。

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人们花费巨额资金建造实验室，进行海洋动

物的解剖实验，我不明白他们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购买昂贵的显微镜和解剖仪，并配备强大的捕捞机器、水族饲养箱和各种捕鱼人员，以便探查某种节肢动物的卵如何分裂，却对陆地上的小昆虫如此不屑一顾。我们何时能拥有一间不是研究泡在酒精里的昆虫尸体而是活体昆虫的实验室？一间可以研究这个小世界里的动物本能、生活习性、捕食和繁殖规律的实验室？这显然是农业学家和哲学家都应该郑重考虑的事情。

透彻研究我们的葡萄园毁灭者的历史，可能比了解某种蔓足亚纲动物的神经末梢系统更重要。深邃的海洋底部都要被人用长长的拖网翻个底朝天了，而我们对脚下的大地却还不甚了解。鉴于人们对脚下土地的漠视，我建造了我的荒石园作为一个试验场，以期改善人们漠视大地上微小物种的这一风潮。毕竟我的实验室天然自足，不需花费纳税人一分钱。

## 毛刺砂泥蜂

5月里的某一天，我在巡视我那荒石园实验室，想看看能否获得新的发现。法维埃正在不远处的菜地上干活。法维埃是何许人也？大家马上就会知晓的，因为他将在下面的故事中出现。

法维埃是个行伍出身。他曾经在非洲荒原的角豆树下搭建起自己的茅草屋，在君士坦丁堡捕捞过海胆，在没有军事行动时，他还在克里木捕捉过棕鸟。他经历十分丰富，见多识广。冬季里，不到下午4点，地里的活儿便收工了。冬季的漫漫长夜，无所事事，绿橡树圆木在厨房间的炉子里烧得正旺，火光熊熊，他把耙子、叉子、双轮小车收拾停当之后，便坐在炉边的高大的石头上，掏出烟斗，用大拇指沾上点口水，技术娴熟地往烟斗里塞满、压实烟丝，美滋滋地吞云吐雾开来。其实，他得把烟闷在肚里，久久地不吐出来，他几个小时之前烟瘾便上来了，只是合不得抽，因为烟草价格昂贵，憋到现在才抽上一口。

大家便在这个时候，围着炉火闲扯瞎聊。法维埃兴致颇高，海阔天空，纵横捭阖。因为他的故事精彩动听，所以他就像是古代的说书人似的，被安排坐在最佳的位置上，成了中心人物。只不过我们的这位说书人是在兵营里练就的说书本领的。这倒无伤大雅，反正一家老小，无论大人孩子，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即使他说的故事纯属杜撰编造的，但却总是编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所以，当他干完活儿后，如果不在炉边歇上一会儿的话，我们大家全都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来。他到底跟我们讲了些什么，让我们这么如痴如醉、倾心入迷？他给我们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场推翻一个专制帝国的政变中的所见所闻。他说道，他们先是把烧酒分喝光了，然后便向人群开枪射击。他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自己则只

是对着墙开枪的。我对他的话十分相信，因为我感到，他是纯属无奈而参加了这场疯狂大屠杀的，而他一直在痛悔自己的这一经历，感到十分地悲哀、羞耻。

他还向我们讲述了他在塞巴斯托波尔①城外战壕中的不眠之夜。他讲述道，他曾在冰天雪地的黑夜里，孤立无援地蜷缩在雪堆旁，眼看着被他称之为“花瓶”的玩意儿落在了他的近旁，他惊恐万状，不能自己。那只“花瓶”在燃烧，在喷射，在发光，把周围照得如同白昼。那些可恶而吓人的东西随时随地地在爆炸，令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他的战友们死去了，而他却侥幸地活下来。“花瓶”熄灭了。那所谓的“花瓶”，其实就是照明弹，在黑暗中发射，用以侦察围城敌军的动静与活动情况。

在讲述了残酷激烈的战斗故事之后，法维埃又给我们讲了不少的兵营中的趣闻乐事。他告诉我们军队里是如何烧菜做饭的，士兵们的饭盒里都藏了些什么秘密，以及土堡里的一些可笑可乐的琐碎事情。他肚子里真的是装着说不完的故事，而且讲述起来又眉飞色舞，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不知不觉地便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

法维埃还有一手令我叹服。我的一位朋友从马赛给我捎来两只大螃蟹，那是一种被渔民们称之为“海上蜘蛛”的蜘蛛蟹。当工人们——忙于修缮破房屋的油漆工、泥瓦匠、粉刷工等——吃完晚饭回来时，我便把捆绑着那两只大螃蟹的绳子给解开来了。工人们一看，吓得直往后缩。这两只怪模怪样的动物，从甲壳四周呈辐射状地伸出它们的螯针，而且竖立在细长的腿上爪上，状如蜘蛛，看着甚是疹人。可法维埃却根本不把它们当一回事，只见他手这么一伸，便一把按住了那个可怕的“横行霸道”的“蜘蛛”，然后说道：“我知道这家伙，我在瓦尔拉吃过，味道鲜美极了。”他边说，边在用嘲讽的目光看着他周围的人，那意思像是在说：“你们这帮人啊，简直是孤陋寡闻，从来就没有走出自己的窝。”

最后，再举一个他见多识广的例子。他的一位芳邻遵照医生的嘱咐，前往塞特去泡海水浴，归来时，带回来一个稀罕的东西，像是一个奇异的果实，她觉得这个果实种上后，一定会有收获的。拿起这个果实放在耳边摇动，可以听见响声，说明壳内有种子。这个果实呈圆形，壳上多刺，一端像是一朵小白花的未曾开放的花蕾，另一端则略有些凹陷，上面有几个

洞孔。这位女邻居便跑到法维埃那儿去，把自己如获至宝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看，并让他转告于我。后来她把这果实给了我，并说将来必定会长出非常漂亮的小灌木的，可以为我的花园增添一景。她指着这个果实的两端对法维埃说：“这儿是花，这儿是尾巴。”

法维埃听她这么一说，不禁放声大笑起来，随即便告诉她说：“这是一只海胆，我在君士坦丁堡吃过。”然后，他便详尽地解释给她听，海胆是什么，是怎么回事。女邻居始终未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些什么，仍抱着那是“果实”的顽固看法。而且，她心里还在想，法维埃一定是因为这么宝贵的种子，不是由他，而是由别人送给了我，因而心生嫉妒，才编出这么一套说法来欺骗他的。他俩因无法说服对方，便跑到我家里来。那位热心肠的女邻居对我又说了一遍：“这儿是花，这儿是尾巴。”我看了之后，便跟她解释道，她所说的那“花”，其实是海胆的五颗聚在一起的白牙齿，而那“尾巴”则是跟海胆的嘴相对应的部位。她仍旧心存疑惑地走了。也许她的那些“种子”，那些在空壳中摇动起来发出响声的沙粒，现在正放在一个破旧的土瓮里“发芽”哩。

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法维埃确实了解不少的东西，而且他是因为亲口吃过尝过才认识的。他知道獾的里脊肉非常好吃；他知道狐狸的后臀尖肉很香；他了解荆棘鳗鱼——游蛇的哪个部位的肉最佳；他曾把臭名昭著的“南方玻璃珠”——单眼蜥蜴用油煎炸而食；他曾经考虑用油来炸蚱蜢，做成一道美味。他跑遍了全世界，这种生活让他长足了见识，能够做出一般人想象不出来的菜肴来，让我看了真的是惊叹不已，自叹弗如。

我对他的仔细观察的鉴别力以及对事物的记忆力也十分地钦佩。不管我告诉他一种什么植物，只要我仔细地向他描述清楚，哪怕是一种毫不起眼的小花杂草，只要我们周围的树林里有这种植物的话，他都能替我找了回来，并且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方位寻找到的。再细小难辨的植物，他都能分辨得一清二楚。为了对我已发表的关于沃克吕兹的球菌的文章加以增添补充，在气候恶劣的季节里，昆虫们都躲起来了，我不得不拿起放大镜，采集植物标本。这时候，由于严寒使得土地变得又实又硬，或者由于大雨使得地上满是泥浆，法维埃便无法侍弄园子，我就带着他一起跑到树林里去，在荆棘丛生的杂草堆中寻找我所需要的那些又细又小的植

物。球菌的一个个小黑点，使得遍地蔓生的荆棘枝枝杈杈长满了黑色斑点。我把那些最大的黑斑点称之为“黑色火药”。这些球菌中的某一种正是被植物学家们冠之以这一名称的。法维埃在寻找过程中，比我发现的多，他对此感到颇为自豪。玫瑰茄像一团黑色的乳头，乳头上包着一层透红颜色的棉絮状绒毛，这是一种绝佳的植物，如果法维埃发现了一枝这样的植物，会高兴得什么似的，立即掏出烟斗，抽上一袋，以示庆贺。

在采集过程中，总会引来一些不识相的瞧热闹的人，而法维埃则很善于把他们打发开去。这些人都是附近的农民，出于好奇，总爱提一些像小孩子们提的问题，而且，他们的好奇中还掺杂着鄙夷和嘲讽，凡是他们不懂的东西，他们都得嘲笑几句。有什么能比一位绅士模样的人在研究捕捉来放在玻璃瓶中的一只苍蝇，或者翻来覆去地琢磨一块捡到的烂木头，更让他们觉得滑稽可笑的呢？然而，法维埃只要一句话，就能噎住他们的那些并非善意的探询。

我们弓着身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前行，寻找着史前时期的遗留物，什么蛇形斧啦，黑陶器碎片、燧石制箭镞和矛头啦，碎片、刮削器、燧石块啦，等等。这些东西在山的南坡多得很。一个农民见状，突然问道：“您的主人要这些破玩意儿干什么呀？”法维埃便立即顶他一句：“给配门窗玻璃的人做填料。”

我收集了一把兔子粪，在放大镜下一看，可以见到粪上有一种隐花植物，值得带回去加以研究。正在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好奇而饶舌的乡下人，他见我这么小心仔细地把发现的“宝物”装进一只纸袋里去，心想，那一定是很值钱的东西，定能卖个好价钱。在乡下人的眼里，一切之一切，最终都归之为一个“钱”字。在他们看来，我一定是靠着这些兔子粪发了大财。于是，他便狡猾诡谲地向法维埃打听：“您的主人弄这些干什么呀？”法维埃便一本正经地回答他说：“他要蒸馏这些兔子粪，好取粪汁。”那个好奇者被这个回答弄得莫名其妙，悻悻地走开了。

我们先打住吧，就别在这位脑子灵活、巧于应对，喜欢打趣的军人身上花费太多的笔墨了。我们还是回到我那荒石园昆虫实验室里引起我关注的东西上来。几只砂泥蜂用脚在扒拉着，搜寻着，不一会儿又向前飞上一小段路，时而落在有草的地方，时而又飞到寸草不生之处。时已5月中旬。

一天，风和日丽，我看见那几只砂泥蜂落在满地尘土的小路上，懒洋洋地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它们全都是毛刺砂泥蜂。我曾经叙述过这种砂泥蜂是如何冬眠的，以及春天到来时，当其他的猎食膜翅目昆虫仍旧躲在它们的茧里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开始飞来飞去地寻觅食物了。我还描述了它们是如何肢解毛虫，以便利于自己的幼虫嚼食。我还叙述了它们把自己的蜇针多次地刺到毛虫的神经中枢里去。我还是头一回看到这种如此精巧的“活体解剖”，而且也就看过一次，所以我希望有机会能再亲眼目睹这种外科手术。那头一次的观察，十分地浮皮潦草，很不仔细，因为上次我有事在身，长途奔波，人很疲惫，很可能有很多的细节被我忽略掉了。而且，就算我真的是全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也很有必要再仔细地观察一番，使自己的观察结果更加地臻于完善，真实可靠，无可置疑。我还要补充一句，即使我看过这种场面上百次，我想再看一看，读者们也不会觉得我多此一举，令人生厌的。因此，当毛刺砂泥蜂一出现，我便开始跟踪监视；而现在，它们既然来到了我的家门前，离大门只有几步路的地方，我只要稍微留意一点，就一定能够找到它们的。3月末和4月份已经过去了，我一直留心观察着，但却一无所获，这也许是尚未到毛刺砂泥蜂筑巢做窝的时间，或者，更可能是我观察监视的方法欠妥。直到5月17日，我终于有了幸运之机了。

只见几只砂泥蜂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它们飞来飞去，十分地忙碌。我们就先来观察其中那只最最活跃的砂泥蜂吧。我是在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小径的土里发现它们的，我当时正在对砂泥蜂耙最后的那几耙。这时候，这些捕食者把已经被它们麻醉了的毛虫暂时地弃置在离它们的窝几米远处，尚未把自己的猎获物弄进窝里去时。当砂泥蜂确定洞穴很合适，洞口较宽，足以把一个体积庞大的猎物弄进洞中去，它便飞过去寻找刚被自己麻醉了的那个猎物。那条被麻醉了的毛虫僵直地躺在那儿。身上爬满了蚂蚁。捕食者砂泥蜂对这条爬满了蚂蚁的毛虫已不感兴趣。许多捕食性膜翅目昆虫总是先把猎获物弃置在一边，以便先把自己的窝巢加以完善，或者是刚刚开始做窝，一时顾不上被自己麻醉了的猎物。不过，通常，它们总是把自己的猎获物置于高处，放在草丛中，免得遭受其他的昆虫的侵扰或掠夺。砂泥蜂是精于此道的，但这一次，不知是疏忽大意，掉以轻心了



呢，还是因为这个猎物太大太重，搬运时掉落下去，反正，猎物已经成了群蚁争抢撕咬的美味了。即使想要把这帮强盗赶跑，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赶跑了一只，马上又有十来只攻了上来。砂泥蜂大概正是这么考虑的，因为它看到自己的猎物被蚂蚁侵占了之后，并没有上前去驱赶，而是飞到别处再寻猎物去了。砂泥蜂寻找猎物都是在自己的窝巢周围十来米范围内进行的。它用脚在土里一点一点地、不紧不慢地探查着，再用弯成弓状的触角不停地拍击着土地。无论是光秃秃的地，满是碎石的地，还是杂草丛生的地，它都要仔细地搜索个遍。烈日当空，天气闷热，预示第二天将要下雨，甚至当晚就会有雨落下。而我却在这样的闷热天气里，眼睛始终盯着寻找猎物的砂泥蜂，足足盯了有三个钟头。足见，对于极需觅食的这只膜翅目昆虫来说，要寻找到一只灰毛虫该有多么困难啊。

即使对于我这么个大活人来说，要找到一只毛虫也同样是颇费周折的。读者们知道，我曾经采取了什么办法去观察一只捕食的膜翅目昆虫的，也知道膜翅目昆虫为了给自己的幼虫提供一块动弹不了但却并未死的活物，是如何对它的猎物进行外科手术的：我把那膜翅目昆虫的猎物拿走，偷梁换柱，给了它一块一模一样的活肉。为了观察砂泥蜂，我仍旧如法炮制，为了让它重复它的那种外科手术，必须尽快找到几只灰毛虫，让它见到之后，用自己的蜇针去麻醉它。

这时候，法维埃正在园子里忙碌着，我便冲他喊道：“快点来，法维埃，我需要几只灰毛虫。”我已经给他介绍过这种虫子，而且，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对这种“外科手术”已经有所了解了。我便告诉他我的砂泥蜂以及它们需要觅食灰毛虫的情况。他基本上算是较为了解我所关心的昆虫的生活习性。他对我的要求十分理解。于是，他便开始寻找开来。他在莴苣叶下翻找，在鸢尾旁边查看。我对他的眼尖手快是深有体会的，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替我找到的。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始终未听到他报捷的佳音。“怎么样，法维埃，有灰毛虫吗？”“我还没有发现，先生。”“唉！那么就让克莱尔、阿格拉艾和其他的人，全都齐上阵，分头去找，非要找到不可！”全家人全都聚在了一起，人人都像是准备奔赴战场似的，严阵以待，积极地行动起来。我本人则是坚守在岗位上，一直盯着那只砂泥蜂捕食者。我一只眼睛在盯着它，而另一只眼睛也没忘记在寻找灰毛